

语文学科媒介素养教育：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到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文 | 周 群

摘要：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到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语文学科媒介素养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媒介素养的提升并非一蹴而就，它遵循螺旋上升的规律。因此，在语文学科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建议采取以下方法：一是主动构建媒介素养发展的能力目标序列；二是在媒介素养教育实施过程中加权考虑学情因素；三是让语文学科媒介素养教育不断从中级走向高级阶段，从传授技能走向素质教育。其中，“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学习侧重打基础，“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当代文化参与”等任务群应在综合运用跨媒介能力的同时着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跨媒介阅读与交流；批判性思维；社会责任感

低级阶段的媒介素养如获得基础知识、学习语言等与生俱来，人皆有之，中高级阶段的媒介素养必须经过后天学习才能获得。不少国家在小学甚至幼儿园即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一直持续到高中和大学。笔者从事初中语文教学工作近30年，长期关注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问题，陆续开展了不少教学实践，也有了一些思考。一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并没有出现“媒介素养”这个名词，但媒介素养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实用性阅读与交流”“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当代文化参与”等多个学习任务群存在显性或相对隐性的关联。那么，教学中，媒介素养的培养是否应该或可以“有序”呢？二是如何厘清课标、教材与学情三者之间的关系，基于真实的学情确定相应学段的媒介素养教育目标？三是如何带领学生不断提升媒介素养，从了解、学习运用跨媒介起步，走向批判性思维形成的高级阶段？

一、应主动构建媒介素养发展的能力目标序列

媒介素养的提升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强调习得。“训练必须循序渐进。首先要有‘序’，要有个比较科学的程序，按照学生的认识规律进

行教学；其次要‘渐进’，按这个程序由易而难、由简到繁地进行训练。”^[1]我们关注过语文听说读写的能力发展目标序列问题，媒介素养教学也应同此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在语文学科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应主动构建媒介素养发展的能力目标序列。

（一）“借力打力”，找准媒介素养层级点

如何构建能力目标序列呢？建议是“借力打力”，借助专业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将之变成自己研究教学问题的工具和支架。我国传播学专家高萍针对新媒介环境的时代性变迁以及网络和数字技术对人媒关系的交互影响，对美国媒介素养教育专家詹姆斯·波特的媒介素养阶段与层次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形成“当代媒介素养的阶段与层次划分表”^[2]。该表清晰地呈现了媒介消费者个体媒介素养发展的低、中、高三三个阶段，共分10个层次。其中，学会基础知识、学习语言、学会描述这些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中的自发行为，属于低级阶段。在中级阶段，媒介消费者从感性走向理性：对于广告，开始质疑，并不完全相信；对于新的媒介和平台，一旦了解了其属性与功能特点，就会迅速养成新媒介的消费习惯，主动利用新媒介和平台来表达。他们不断接受并提取信息，逐渐形成判断信息有用性的基本方法。高级

阶段的媒介素养包括四个更高的层级：经验探索、批判鉴赏、个性表达、社会责任感。处于高级阶段的媒介消费者已经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化，他们具备更复杂的知识结构，在实践中会持续地运用更高层次的技能解决问题。然而，中级和高级阶段的媒介素养需要后天习得。

众所周知，多个学习任务群涉及媒介素养。具体到某一学习任务群培养的是媒介素养中的哪一方面，属于哪个或哪几个层级，教师们往往说不清楚。从专家研究成果可知，媒介素养虽然属于上位概念，但它并不笼统、浮泛，有着非常具体的层级指标。因此，我们可以“借力打力”，将媒介素养层级指标当作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工具和支架，这样就能把“说不清楚”的说得明明白白，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学理基础，避免“想当然”或搭“空中楼阁”。

第一，通过对比发现，高中语文学习任务群中的媒介素养，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兼而有之，不同的学习任务群对媒介素养的培养各有侧重。第二，将“当代媒介素养的阶段与层次划分表”提供的指标与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相关目标和要求进行对标，发现前者更着重于媒介消费者的终身学习，后者更体现目标的阶段性。二者虽表述不同，但本质相同。因此，可以将媒介素养这个上位概念分解成若干“能力层级点”，在不同的语文学习任务群中有目的地落实。第三，有了前面工作打下的基础，再对相关学习任务群逐一甄别，就能较为清晰地了解媒介素养发展“能力层级点”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分布情况，为制订序列化的目标奠定基础。

（二）确定能力目标序列，避免教学盲目性

语文教学中，选择什么内容，整合什么资源，结合什么媒介，取决于教学目标。如果教学目标是为了拓展学生对多种媒介的认识，可以采用将名著与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比较的方式。如果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跨媒介交流的能力，鼓励学生运用当代新媒介技术进行个性化表达，教师就要想方设法创设运用跨媒介的信息场景。例如，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曹勇军老师指导学生以跨媒介的方式呈现《三体》的整本书阅读学习成果就是典型的例子^[3]。又如，笔者以项目学习的方式开展新闻教学，要求学生走出校园，深入社区采访，撰写新闻稿件，最终制作一份图文并茂的报纸。还特地邀请学校摄影教师走进语文课堂，带着学生一边欣赏获奖的新闻图片，一边体会图片新闻的特点。再如，教学《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篇通讯时，要求学生浏览新华网等网站为马班邮路邮递员王顺友做的专题报道，听一听王顺友唱的山歌，读一读超链接文本中网友对王顺友事迹的评价。每每遇到重大社会公共事件，笔者也会顺势利导，带领学生体会报纸、电视、网络等不同媒介的特点。我校初中语文校本教材专门设计了一个新闻单元，收录了《神舟九号返回舱成功着陆四子王旗草原 三名航天员平安归来》（央视新闻电视消息的文字实录）、《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央视新闻频道解说词（节选）》等选文，要求学生通过阅读，体会电视媒介中口语表达的特点。实践证明，在初中阶段，许多学生虽难以做到灵活运用跨媒介技术，但他们的认知能力足以理解多种媒介的特点。

语文教学中，不同学段的学生对媒介素养培养的侧重点、难易度应有所不同。媒介素养培养的理想状态是把“战线拉长”，即媒介素养的培养应当做小学、初中、高中的一体化设计。建立合理的媒介素养发展能力目标序列有助于各学段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实践证明，目前高中语文学科涉及的部分内容适当“前置”，并不会增加小学和初中学生的负担。例如，广东省在2017年就正式在小学范围内开展《媒介素养》专题教材的课堂学习^[4]。这套通过审定的地方课程教材，“通过走进媒介世界、了解媒介历史、认识媒介功能和学做好网民等内容单元向学生全面介绍了媒介的概念、历史、功用及网络时代提升媒介素养的重大意义”。它还通过漫画、案例、思考题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指导他们运用互联网开展学习，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加强自我保护。又如，

我校初中开展新闻教学时,要求学生不仅了解新闻这种实用性文章的文体特点,更要在领悟课文思想内容的同时,学习新闻精神;通过广泛阅读新闻,培养自我辨别新闻真伪以及对新闻事件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了解、分析假新闻,辨析新闻造假的链条,不断积累辨识假新闻的方法和经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笔者在线上教学中开设专题讲座,以网络上传播的有关疫情的谣言为例,带领学生学习运用辨别假新闻的技能,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同时,重视媒介素养理念的传播,引导学生“牢记信息源要可靠,保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密切关注政府各部门发布的正规信息;注意信息的传播链条,培养独立辨析信息真伪的能力,不让自己成为谣言制造与传播链条上的任何一环”。小学和初中阶段的这两个案例,其关于媒介素养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和高中语文教学相关学习任务群的目标与要求是一致的,小学和初中学生在辨识媒体信息时运用的方法和能力与高中生运用的方法和能力并没有本质不同,只是随着学段增高,学生所需辨识的媒体信息在难易度和复杂度方面有所区别。这足以证明媒介素养培养的部分内容可以前置到小学和初中阶段完成。媒介素养的培养同样遵循能力螺旋上升的规律。“战线拉长”,能够让学生的媒介素养内化,完成从知到行的转换,留有充足的时间与空间。

以系统化、结构化的思维审视语文媒介素养教学,搭建合理的能力目标序列,能够有效提升教学质量,避免教学设计的盲目性、教学实施“走过场”“摆花架子”。媒介素养培养目标显性化,教学定位才能准确,教学设计与实施中蕴含的价值才能真正凸显。有了这样的能力目标序列,学生的媒介素养也就有了评价依据。

二、媒介素养教育中必须加权考虑学情

学情决定教学的起点,也影响着教学的终点,教学目标的设置必须考虑学情,关键在于应

该怎样认识学情。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必须加权考虑学情。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关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的说明^[5],开篇第一段用了400余字的篇幅介绍互联网背景下跨媒介已成为信息传播的必然态势,且逐渐常态化,并列举了跨媒介语言文字传播中的种种新现象、新问题。解读特别提到互联网向低龄人群渗透明显,“数字原住民”一代正在校园里成长,学生的语文生活与信息技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规范的语用现象影响学生的语文生活。这段说明文字有助于我们对互联网之于生活的广泛渗透,特别是对学生语文生活的影响形成基本认识。但这个层面的认识不等同于学情,或者说,它反映的学情是相对笼统的,离真实的学情尚有不小距离。

如何了解真实的学情?我们不妨多关注近年来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新进展、新案例。多项研究表明,中小学生的媒介素养受年级、媒介使用时间、媒介使用目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及父母的指导行为等因素的影响。虽然不管哪个学段的学生都能普遍接触新媒介,但均存在娱乐化偏重的倾向,缺少利用媒介描述主动认知社会、培养独立认知的意识。对留守儿童媒介素养影响因素及有关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媒介获取能力和媒介评估能力均超过非留守儿童,但媒介生产能力、媒介保护能力及媒介素养总得分低于非留守儿童^[6]。以临汾市城乡高中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其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前高中生群体普遍可以接触到多种媒介,无论是对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不陌生,都有接触甚至使用,但目前城市高中生对媒介的选择更加偏向手机、电脑等,乡村高中生仍以电视等传统媒介为主^[7]。还有研究以青少年在线学习为切入点,以武汉和恩施地区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展开问卷调查,表明武汉和恩施作为一、四线城市,其青少年在线学习的开展存在接入、使用、能力三个层面的数字鸿沟,在各个维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两个

城市的青少年在线学习数字鸿沟的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家庭资本阶层区隔、个人信息意识和学习焦虑的差异^[8]。经过大量调查和深入研究发现:大部分青少年把新闻和娱乐等同为符号性质的消费产品;他们缺乏新闻敏感,思想懒惰,倾向轻松的内容,不喜欢严肃内容和深入思考;由于缺乏批判意识,常常在事实和媒介建构之间混淆不清,忽略新闻的文化、政治价值;那些轻松的评论方式(诸如广泛地点赞)看似极大地鼓励了青少年的参与,但他们的声音实则没有进入主流的新闻或者带来更大的影响。青少年与新闻之间存在“双向疏离”的问题:不仅仅是新闻疏离了青少年,青少年自身在使用新闻的过程中也缺乏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9]。

以上成果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归纳了中学生群体作为青少年网民在语文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教师既可以从中学习研究学情的方法,也可以借助专业研究成果,进一步诊断学校、班级的学情,较为准确地找到语文学科课标、教材、真实学情三者的结合点,科学地制订教学目标,使教学更有实效。

三、媒介素养教育越走向高阶,就越应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责任感上下功夫

高萍认为,媒介素养相对高者能脱离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他们具有质疑精神,积极培养复杂的知识结构,能不断拓展媒介信息来源,持续运用更高层次的技能,从多个维度把握信息的价值取向,具有社会责任感,但又不无遗憾地说:许多人的媒介素养一生停留在中级阶段^[10]。

毫无疑问,高级阶段的媒介素养教育存在严重缺失,这是导致许多人的媒介素养停留在中级阶段的重要原因。中学生运用新媒介的过程中普遍缺乏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正是缺乏高级阶段媒介素养的体现。因此,中小学语文学科的媒介素养教育必须带领学生从中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越走向高阶,就越要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和社会责任感上下功夫。一方面,媒介素养发展的关键因子是“批判性思维”。它被认为是提高媒介素养的核心工具。媒介素养强调的关键技能——分析、评价、分类、归纳、演绎、综合与提炼信息是批判性思维的必备方法和技能,因而,媒介素养教育越走向高阶,就越要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当代媒介素养的阶段与层级划分表中,位于高级阶段第十级层次的是“社会责任感”,与党对教育“立德树人”的要求是高度一致的。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媒介素养是全体公民必须具备的。只有越来越多的个体媒介素养从中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才能带来全社会的文化自觉,进而推动社会文明进程的发展。在语文学科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中不断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公民意识,正是践行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实际行动。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带领学生从媒介素养的中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呢?对相关学习任务群逐一甄别,我们不仅能较为清晰地了解不同的学习任务群在发展中级和高级阶段媒介素养上发挥的作用,还有助于在不同学习任务群间建立内在关联,形成符合逻辑、从中级走向高级阶段的媒介素养培养能力序列。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指出,“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强调在跨媒介传播背景下,将跨媒介本身作为学习的对象和内容,引导学生对跨媒介传播时语言文字的不同表现形式与话语方式进行体认及辨析,然后根据所表达的内容的需要,来运用跨媒介进行表达和交流”^[11]。不论是让学生了解常见媒介与语言辅助工具的特点,还是指导学生熟悉媒介属性,扬长避短,借助媒介学习与交流,抑或是更积极地利用媒介特点,建构语言文字学习共同体,应当说,这一学习任务群更强调跨媒介的工具性特点,培养的媒介素养属于中级阶段。“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当代文化参与”等学习任务群要求学生或围绕时事展开阅读与评论,或通过各种传媒聚焦并提

炼问题,展开专题研讨。这些学习任务群有很明显的共性:需要学生综合运用更高层次的技能,调动与完善知识储备,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个性化表达。最重要的一点,它们都直接指向高级阶段媒介素养的最高层级——社会责任感。高中语文课标中的“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任务群有9课时的必修内容,还要求渗透在其他任务群的学习中。那么,该如何“渗透”呢?“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的教学理应为“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当代文化参与”等学习任务群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带来更理想的状态,“渗透”不是简单地重复演练运用跨媒介的能力。在这些学习任务群中,“跨媒介的特点”“运用跨媒介的方法”等问题不应总是教学关注的重点,不同媒介应逐步成为学生获取信息、聚焦与提炼问题的渠道和手段,在不断实践中,运用跨媒介开展学习和交流,并逐渐内化为学生的基本技能,教学重心明显从技能传授转向素质教育,在发展学生辩证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等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如此,语文学科不同学习任务群中的媒介素养教育被打通,进而形成序列,实现学生媒介素养从中级到高级阶段的发展。

是不是我们做了此番努力,学生就能完成媒介素养从中级到高级阶段的发展呢?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媒介素养的挑战不是如何获得这些技能,而是在面对媒介信息时如何更好地运用。媒介素养有三大重要基石:个人定位、知识结构和技能,它们是个人构建具有一套更广阔的媒介视野的必备条件。个人定位是能量与目标,知识结构是原材料,技能是工具^[12]。公众媒介素养包括六个方面:媒介使用素养、信息消费素养、信息生产素养、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社会参与素养^[13]。可见,媒介素养的培养需要终身学习。互联网背景下的语文教学,不论是“跨媒介阅读与交流”,还是“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抑或是其他任何渗透媒介素养培养的学习任务群的学习,不论能否通过建构合理的序列、“拉长战线”将媒介素养

教育前置到小学和初中,都只是媒介素养过程性的学习。当下,媒介素养的培养不论对学生还是教师,都极富挑战性。依笔者看,提升媒介素养的法宝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要跟上时代要求,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提升自己。除此之外,没有捷径可走。至于在媒介素养教育开展过程中如何基于以上三点建议拓展教育教学资源,为不同学段的学生搭建必要而充足的学习支架,创设情境和任务,则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

参考文献

- [1] 袁金华,谢方泽,钱任初.知识转化为能力的条件[A]//张定远主编.中学语文教学论集(下)[C].天津:新蕾出版社,1985.
- [2][10] 高萍.当代媒介素养十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3] 曹勇军.用跨媒介探索名著阅读新的打开方式——兼谈对“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任务群实施的理解[J].语文建设,2018(28):12-15.
- [4] 吴少敏.广东“媒介素养”教材进小学课堂[N].南方日报,2017-03-15.
- [5][11] 王宁,巢宗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 [6] 杨彩英.留守儿童媒介素养影响因素及有关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以四川南充两所中学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9.
- [7] 李萍.城乡高中生媒介素养研究——以基于山西省临汾市的调查[D].西安:长安大学,2019.
- [8] 魏锦涛.在线学习中的数字鸿沟现象研究——以武汉和恩施地区青少年为例[D].恩施:湖北民族大学,2019.
- [9] 曾听.青少年新媒体新闻消费与新闻素养探析[A]//李月莲,张开,陈家华主编.媒介素养的跨学科研究与实践[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
- [12][美]詹姆斯·波特.媒介素养[M].李德刚,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 [13] 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2-60.

(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语文教师,语文正高级教师,北京市特级教师)

责任编辑:孙建辉